



震 击

苏 鹰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目 錄

襲 击.....	(1)
“神葫芦”和他的区队.....	(83)
偵察員“老鳳”.....	(67)
掩 护.....	(87)

襲 击

雨，沒日沒夜地下，沒頭沒腦地下，下了几天几夜，还是一个勁地下。

桑峪村头大庙中，剛剛建立不久的肖县山区抗日游击大队，被这夏季少見的連阴雨悶得焦燥发燥的。开初那满院响亮的歌声，如今消失了；人人臉上兴奋的笑容，被愁眉苦臉代替了；大家見面，只剩下几句有气无力的霧話头儿。那些还没有脫去农民和学生服装的战士，一天到晚不知罵了多少次“該死的雨！”

其实，大伙儿都明白，是因为“雨”妨害了他們打敌人，所以他們才把雨看成了敌人。

这也难怪，大家参加游击队，不管是由于满腔热情，满腔义憤，或者满腔仇恨，还不都是为了打鬼子？沒料到，剛剛聚集了二十多个人，有了十多桿枪，偏就来了这场連阴雨，沒法儿操練人馬，把大伙儿都悶到这所破庙里了。

在西偏殿，供桌上躺着一个年輕农民陈大根——因为个儿大，人們都喊他陈大个儿。他的个子也就真够大的，躺在那长长的供桌上，穿了紫花布褲的两条大长腿沒处放，便只有那么高高地架在供桌头上。一只长长的胳膊反扣在脑后，另一只手托着一支旱烟袋只管叭噠——“叭噠”抽旱烟。

“大个儿！”躺在墙角角的青年学生王清，在潮得发粘

的蓆片上翻了个身，冲着大个儿喊：“怎么光听你叹气，不听你哼小曲了啊！”

大个儿沒有管理他，又叹了口气，还只管叭哒烟。

山牆跟，坐在那尊怒目金剛下面的李风和，正双手抱着膝盖儿，呆望着門外那渐渐瀝瀝的雨出神，听见王清的話，把右胳膊一揮，說道：

“准又在想老婆，沒出息！”

听了这话，大个儿象被針扎了一下似地，突然从供桌上陡地坐了起来，大瞪了两眼叫道：

“我就想我的阴間老婆，你又咋的？”

“別吵，別吵，”王清看見他引起的談話要变成吵架，慌忙又来作和事佬。

“这就是沒出息，”李风和却象沒事人一样，在繼續撩撥大个儿：“眼看着自己的老婆給鬼子毀了，還不敢露面，这也叫沒出息！要是我呵，准叫狗日的噹噹鋤刀的滋味儿！”

听见李风和这些话，大个儿想起人們傳說的李风和杀鬼子的事儿，先自泄了气，不觉叹口气又在供桌上躺了下来。

前些时台儿庄战役，国民党几十万大軍夹起尾巴向南逃窜之后，日本鬼子顺着津浦路向南一湧，就侵占了徐州以南这片地区。李风和随同逃难的人羣东逃西躲，可他們逃到哪儿，鬼子也会在哪儿出現。李风和索性不逃了，回到自己的村子里去，只見村里空蕩蕩的，他正納悶，忽然听见隔邻年輕的張大嫂声嘶力竭的喊叫声，他跑过去一看，只見一个鬼子正狞笑着抱起張大嫂向里間屋床前去，李风和不觉怒火万丈，他順手提起院中的鋤刀，就把这个鬼子給劈了。他参加

了游击队之后，大家都知道他这件事，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“李大胆儿。”

要换个别人，拿刚才那样的话头来说大个儿，大个儿准会跟他干上。可一遇上大胆儿，大个儿便就只有又悔又惭又痛，也就说不出话来了。

王清来的晚，对大胆儿的故事是早听说了，却不明白大个儿的遭遇，忍不住心中纳闷，便悄声地问身边的人。

原来，驻在徐州以南津浦线上的鬼子，经常下乡骚扰，烧杀抢掠，无所不为，等他们回去的时候，车上便装满了鸡、鸭、猪、羊，和被他们看上眼的姑娘媳妇。这天他们突然包围了陈大个儿住的村庄，大个儿扶着年老的母亲躲到庄稼地里，可他那怀了孕的年轻妻子却被鬼子抓住了，要把她往汽车上拉，她是个有血性的妇女，大哭大叫着不从。大个儿听着妻子的喊叫，真是心如刀割，恨不得立刻冲出去救她。年老的母亲紧拉着他，不让他“鸡蛋碰石头”。而大个儿也有着侥倖的想法，鬼子对怀着五个月身孕的妇女也许会放开的。等到妻子的喊叫声和鬼子的狞笑声都停止下来，敌人的汽车也开走了之后，他扶着年老的母亲，就着心回家来，一进屋门，母亲惊叫了一声便晕过去了，大个儿也恨得牙齿咬得格格崩崩地响。他的妻子，赤裸裸地躺在血泊里，肚子被刺刀挑开了，一个已成了形的小小的婴儿尸体扔在血污中……。他那老体弱的母亲又惊又气又心疼，不几天便去世了。大个儿——这个靠着扛长工刚刚成了家的年轻农民，成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。最初只见他晃着高大身架，呆呆地无聊地在村中转悠，到一个地方，便双手抱往头蹲了下来，……，又过了几天，他从村中失踪了。他找到了共产党地方组织的侦察

員丁老大，非要參加八路軍打鬼子不可，丁老大把他帶到桑峪，加入了游擊隊。

“鬼子到底是人還是禽獸？”王清听完大个兒的不幸的遭遇，不由得氣忿忿地這麼說。

“這在日本鬼子的罪行簿上還數不着呢，”“大胆兒在旁邊接上了腔。”西北牛集，你沒聽說么，鬼子用機槍一次就掃了一千多人，兩個大坑還沒有埋完。要說肖縣城周圍的萬人坑，誰又數得清？”

“不，鬼子不是人，”王清又接着自己剛才的話頭說：“是最野蠻的法西斯禽獸！”

這一來，有些人便氣忿忿地罵起鬼子來了。

“罵管個屁用，”大胆兒說着，向院里投出一個土塊兒，——它在雨地里滾了好遠，帶起許多小水花。“好漢不要咀，要這個！”他又捏了捏拳頭。

忽然，他看見雨地里走過一個撐了雨傘的人，便衝着那人大喊了起來：

“老鷹，老鷹，有什麼好消息？”

大个兒一聽，忽地又從供桌上翻了下來；王清和另外幾個人，也一下子擁向門前來。

雨傘底下，那個人回過頭來，原來是個四十多歲的漢子，咀角留着稀稀的胡鬚。這就是出名的偵察員丁老大，一雙眼銳利的很，敵人的活動，一絲一毫都瞞不過他，因此，人們才給他起了個綽號叫“老鷹”。

“消息？”老鷹站住腳，故意皺皺眉頭：“嘿，真糟，這次我又揸個空口袋回來啦。”

說了，他神秘地眨眨眼，轉過身來向正殿走去了。腳底

下，雨水淌得嘩嘩响。

二

正殿里，泥胎金塑的佛象下面那张大大的供桌，已被用来作为游击队大队部的办公桌，移放在南窗前。大队长王亮——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，正伏在办公桌上煞有兴致地修理一只钢笔。笔帽、笔尖、笔头儿，乱摆在桌子上。

大队政委徐力，从佛象下面踱过来，到王亮跟前问：

“我看你对修理钢笔手表什么的，倒满有兴趣！”

“我愿意干这鬼玩艺儿么？”王亮推开了手边的钢笔零件，苦笑了一下说。他眼里闪烁着机智的光芒。“在这种鬼天气中，使人闷得发慌呵。”

徐力笑了笑，他知道王亮说的并非完全实话。王亮，这个有着充分战斗经验的指挥员，就是有这宗爱好：修修枪支呀，钢笔呀，手表呀。不论什么人，只要是这几宗东西有了毛病，他就会毫不客气地来当义务修理工人。他身上，除去披挂的枪支弹药之外，总有那么一个“万宝囊”的小帆布挂包，里面装着什么钳子呀，螺丝刀呀，小钉锤呀等等家伙，应有尽有。就是在紧张的行军战斗中也是如此。

王亮又埋下头去。徐力踱向门口来。

一阵雨水敲打雨伞的哗啦声，门口进来一个人，——老鹰丁老大。

王亮放下手中的东西，一下子跳了起来，跑上前拉住老鹰的手，兴奋地问：

“老鹰，怎么样？”

“队长，政委，您们先看这个！”

老鷹說着，從懷中已掏出一張紙來，遞給王亮。王亮接到手裏一看，是一張薄薄的日本打字紙，上面印着日文。他不禁皺起眉頭來：

“我可認不下這種鬼字兒！”

徐力接過來，笑着說：

“我的日文本事也不一定能拿下來呢。”

他把那張紙反來復去地看了几遍，臉色嚴肅起來，說道：

“喔，這是鬼子派遣軍總部的命令，也是他們的滔天罪行的最好證明……”

“你还是唸一唸吧，我的政委同志！”王亮着急地說。

“光是这几句就够了，”徐力两眼瞅着文件唸道：“各部队应組織燒杀队，随大軍燒杀，以振軍威……”

“呵，竟有这种事！”王亮感到十分意外。

徐力不由得憤慨地說道：

“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本質的一方面。老鷹，这份文件內容你懂么？”

“懂，怎么不懂？鬼子到处留下的那些万人坑，使我老早就懂得了。”

“这份文件很重要，”徐力說：“我們立即轉給上級，象这种殘暴的法西斯行为，应当向全中国人民揭露，应当向全世界人民揭露！”

他說着，將文件慎重地放进抽屜里。

这时王亮便問老鷹：

“陈集那方面怎么样？”

“給鬼子折騰成鸡窩了，”老鷹哼了一聲說：“每次逢

集，鬼子都要去鬧一通，橫冲直闖，無法無天。搶東西還不說，看見标致娘們兒，就命令當夜送到鬼子隊部去。誰若是橫眉瞪眼兒，鬼子就說是‘毛猴子’（註），放獾狗上去咬，——上一集還咬死一老一少爺兒倆呢！如今集市給弄得象個樣子了。”

“從哪儿去的鬼子？”徐力問。

“東北丁堡鬼子中隊的，茶館里的老陳，——就是咱們交通點上的那個老头兒，跟我說得很清楚，我又親自趕了一趟集，鬼子每次來三個四個不等，還沒有太多的……”

“帶武器么？”王亮問。

“每一回總來一個軍官，帶個玉八盒子，其他的鬼子都帶三八大蓋兒……”

“什麼時候來，什麼時候走？”王亮又問。

“鬼子三餐，吃過早飯，八、九點鐘來，晌午十一、二點走。”

“咱們干他個狗日的，”王亮甩手一揮，眼中閃出光來：“給老百姓出出這口悶氣！怎麼樣，老徐？”

“先別慌，”徐力略略舉舉手，象要把王亮的話拦住似的。“老鷹，還有別的情況么？”

“西北三十多里的柳橋，駐有二十多個鬼子看橋，也是作惡作端，這是在集上聽到的情況，實情還得去親自摸一摸。”

“在陳集是橫冲直闖，在柳橋是作惡多端，”徐力沉思着說，每當他的話間我說得慢了的時候，從門外便傳來清脆

註：鬼子對我抗日游擊隊的稱呼。

的兩声。“国民党潰敗得这样容易，鬼子簡直不把我们中国人放到眼里了……”

“再不打不行呵，”王亮气乎乎地说：“眼看老百姓这样受熬煎，同志们喉咙眼里都冒出烟来了。”

可徐力却继续在问老鹰：

“柳桥有咱们的人么？”

“我有个拐弯抹角的亲戚柳老三，羣众抬他出来当保长来应付鬼子，他可能了解情况多一些。咱们的人……在宣傳抗日那時候，串連有几个骨干。只要政委和队长同意，我就先去一趟。”

“我看可以去摸一摸，嗯，老王？”徐力扭过头来。

“陈集的鬼子呢？”王亮問。

“有把握么？”徐力瞅住王亮。

“有十成把握，根据老鹰汇报的情况！”王亮眼中又閃出光来。

“可以干一下子！”徐力用坚定的口气說：“如果柳桥情况对我们有利，接着再来一下子，就可以打下敌人的兇焰，振起游击队的威风，激励羣众抗日的意志，这对我們就大大有利！”

“对。”王亮用力捶了一下桌子。

“政委，我……”老鹰用央求的眼光瞅着徐力。

“你也想去参加袭击？”徐力笑了。“是啊，每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对鬼子都积蓄了一肚子仇恨，都想亲手杀鬼子！可是你做的工作，不也正是为了打鬼子么？而且你在集市上暴露身份……”

“咳，我知道政委准会这么說，”老鹰笑了。

“你先休息去吧，明儿一早你还要出发呢。”徐力说了，把老鹰目送到门口，看见他撑起伞来往东厢房去了，才又回过头来对王亮说：

“现在可用上你的神机妙算了。不过，咱们这三十多个人当中，打过仗放过枪的可没几个，要抓紧练两天兵才行。来，来，咱们坐下来研究，现在该我听你的了……”

三

久雨乍晴，陈集的集市比往常热闹一些。

陈集是铁路西侧山区里一个不算小的集镇，又临着南北公路，村内有着几家铺面，村南头有几家饭店。自从鬼子侵占到这一带，已显得萧条得多了。

这里每逢阴历的单月初一、初三……，上午便有集市。过去逢集热闹非常，卖山货的，卖日常用品的，卖劳动工具的，卖吃食的。在春秋两季，水果特别多，桃呀、杏呀、李子呀，到了春末夏初，樱桃挑儿可以摆里把地长，——这里盛产樱桃，果实比寻常的大一倍还多；到了秋季，又是一番景象；毛茸茸的山果，红玉般的柿子，青玉般的蜜梨，刚收下的核桃，和刚打下的橡壳……应有尽有。再加上不断有野台子戏，耍洋片的，玩猴儿的；人们熙攘往来，挤到人丛里简直出不来。

就是在这夏末秋初的时分，集上也会象赶大会一样，只是，在现在这种时候，可就冷落多了。

今天看来又略有不同。因为附近各处有些人，不管是农民、或是手艺人，摆摊儿的，或是玩杂耍的，他们还必须在集市上卖些钱，交换些日用必需品，来维持生活。这一连多日

的連陰雨，已經嚴重地影響了他們的生活。因此，雖然知道鬼子不時來撓亂，可也不能不抱著僥倖的心理，提心吊膽地來趕集。

於是，陳集便比往常顯得略微熱鬧起來了。

集市是在村南頭離几家飯店不遠的空場上。今天一大早，空場上的攤販便已擺開，人們逐漸多起來，人聲也嘈雜起來了。人們神情不安、心事重重、有氣無力地在彼此打着交道。連那太陽光都顯得黃慘慘的。

這時，只見場子外面走進兩個人來，一個是高大個子，穿了一身紫花布褲褂，大約是身子過於高大的原故，顯得微微有些駝背，他揀了几个柳條筐，看樣兒是來趕集賣東西的。他的同伴，是個壯壯實實的農民，胳膊腿挺粗，看來很有力氣，頭戴一頂簷夾兒（註），肩上搭着一條沉甸甸鼓腰囊的背褡，好象是來买东西的。他倆在集市上轉遊了一趟，便向靠北頭的茶館走去。

還沒走到跟前，便聽見一聲吆喝：

“眼瞎了麼？滾到一邊去！”

這兩個人抬頭看時，只見一個穿了黑褲白綢褂兒的一個人，橫眉怒目地坐在茶館門前布簷下一把竹椅上，這個人，瘦臉兒，尖下頰兒，活象個猴子一般。他用手拈指點點地對着面前的兩個農民繼續吆喝：

“這是給皇軍準備的休息地方，快滾！”

那個頭戴簷夾兒，肩搭背褡的人，兩眼一鼓，似乎有了氣，但他很快又克制住自己。

這時，茶館掌櫃，一個五十多歲的駝背老漢，赶出來

註：簷夾兒是用簾綫編成的尖頂草帽。

了。他瞅了一眼，立刻走到这两个人面前，連說帶劝：

“这是白保长，你们不认得，快到别处去！”

“是呵，还不快走！”

茶馆旁边有两个卖蔬花的，打着手势也向他俩吆喝，可是却在使眼色。

掌柜推推搡搡地，把他们俩送得稍远了，又小声加了一句：

“对队长说，这家伙也得弄住才好！”

梢柳条筐的大个儿，旺旺代萧夹儿的，两个人会心地笑笑，趑到一边去了。

在场子的另一边，又进来两个人，一个是中等身材，头戴细草帽，穿了一身白洋布便服，手里拿了一把黑折扇，两眼炯炯有神；另一个，不到二十岁，身穿蓝制服，提了个小包儿，象是跟了大人来赶集的学生。

这两个人，在集上刚刚走了几步，便在一个摆了新扫帚新把子的年轻姑娘跟前站住了。只听那个拿黑折扇的人问道：

“你来摆摊儿卖扫帚？”

“是。”姑娘回答。

“为什么不耻家中别的人来呢？——在这种时候！”

“往常是爹爹来，”姑娘低下头，眼中垂下泪来：“他病了，我来卖了东西给他检药……”

一语未了，便听见前边人声嘈杂，脚步纷乱。这两个人忙回头看时，只见人情惶惶，纷纷嚷嚷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

拿折扇的人向学生模样的青年摆摆手，两人也趑向一边去。

这时只听一阵“多——多”的皮鞋声，从集市南头的大

路上，進來了四個鬼子，頭代烏龜壳，身穿黃狗皮。前邊的那個，脣上留着短髭，腰里挂個王八盒子，手里牽條狼狗，是個軍官；后面的三個，都揸了一色的三八大蓋兒。軍官旁邊，走着一個穿便服的年輕翻譯。

這幾個鬼子一進入集市，人們倒是不亂跑了，原來大家早就互相關照，鬼子來到跟前，千萬不可亂跑，那一來准會遭殃。

白保長早已迎了上來，連連彎腰打躬，一聲聲叫着：“請皇軍到茶館休息！”可鬼子却象沒有聽見一樣，只顧旁若無人地亂串起來。他們走到那里，那里的人便必須躬身施禮。

他們來到了一個地攤兒跟前，擺攤兒的老頭兒大約是由于生意冷淡和聾耳的原故，沒有發覺集市上的變化，只顧倚着那株老柳樹打盹兒。面前，是些陶盆、磁碗、瓦罐之類的，擺得倒也整齊。

鬼子在這老頭兒面前站住了。白保長向前一步，氣勢凶凶，正待吆喝，鬼子軍官揚揚手止住了他。四周圍觀的人，一個個為老漢捏了一把汗。

只見鬼子軍官嘴角獠笑了一下，突然向身邊的狼犬呵斥了一聲，那只高大凶惡的軍犬嗥了一聲便向老漢身上扑去。

老漢驚醒來，猛地看見一條惡犬扑來，呵了一聲向後倒去，只听“嘩——嘅”，他上身的褂子早被那狗撕開來。那條狼犬繼續向他身上撕咬，老漢爬爬滾滾，一下子跌到地攤兒上，只听唏哩嘩啦連聲响亮，陶盆磁罐打得稀碎，老漢身上的衣服也早被那惡犬撕得一條一條一片片的，露出飽經風吹日晒的一身醬色肌肉來，鬼子們哈哈大笑，東倒西歪，仿佛

是在欣賞一出精采的戲。白保長在一邊幫陪著，發出陣陣噁心人的詔笑。只有那個年輕的翻譯，却默不作聲……

這時一些胆大好事的人，也遠遠地圍攔在四周。他們滿臉忿慨，却只敢怒不敢言。剛才那個戴蓆夾兒挂背搭的農民，也雜在人叢里，只見他那濃黑的眉毛聳了幾聳，右手忽地插進那沉甸甸的背搭里，迈步向前……

他剛迈起脚步，剛才那個穿了一身白洋布衣服手拿折扇的人，忽然走向他跟前，在他肩上一拍。戴蓆夾兒的人一回头，好象覺醒了一般，乖乖地从人叢里退出來了。

鬼子玩盡了興，才又呵斥了一聲，喝住了軍犬。原來那頭狼犬是經過特別訓練的，剛才只叫牠撕衣服取樂，不曾叫牠咬人；如果咬起人來，不消幾口牠便會把一個身強力壯的漢子活活咬死。

可憐那老漢，渾身赤露，連胡須也被撕掉，浸出血來，那賴以為生的盆盆罐罐也早給打成不值一文的碎瓦片片了。

鬼子們帶了狼犬，繼續向前走去。

他們面前不远处，有一個年輕農民，看見了剛才那惊心动魄的情景，又看到如今鬼子向他走來，以為禍事到了，一陣心慌，於是拔腿便跑。誰知已被鬼子軍官看見，只見他對狼犬吆喝一聲，向前一指，那狗便飛扑向前，早在那人腿上咬下血淋淋一大塊肉來。那人叫了一聲，倒在地下打起滾來。鬼子們來到跟前，鬼子軍官才喝住仍在向那人撕咬的狼犬，大聲吆喝道：

“八路八路的？毛猴子的？”

那人在地下又哼又嘆，早說不出話來。可眼中却射出憎惡的光芒。

鬼子軍官向翻譯
瞪了一眼，年輕翻譯
走到那個農民跟前
問：

“太君問你是不是
八路軍、游擊隊？
要不是，趕快說！”

“我不懂！”那
個農民突然大聲說。

白保長向前踢了
一脚：“喝，還橫
哪；他媽的，八成不
是好人！”

鬼子軍官向後一
擺頭，一個鬼子從腰
里摸出一條繩子來，

上前就綁。——這就是說，他們要把這個農民帶回鬼子隊部
去審問了。

綁好了那個農民，白保長向前拉住繩夫，又諂媚地对鬼
子軍官說：

“不用勞太君的駕了，我先把他奉回茶去，等一會兒
太君去休息再帶上他。”

鬼子軍官点点头，向那三個鬼子揮揮手，喊了一句什
么，且見那三個鬼子向他敬了禮，在集市上分散開來，分頭
轉遊去了。



那翻譯向鬼子軍官說了几句，轉身和白保長一齐向茶館走去。

这边，只見那个戴蓆夾儿的，那个揸柳条筐的大个儿，和剛才跟着穿白洋布衣服的年轻学生，仿佛要分头去看熱鬧一样，一个人跟了一个鬼子去了。

鬼子軍官，牽了狼犬，大搖二擺，向着熱鬧处走来。

他走到那个卖扫帚的年轻姑娘这边来了。姑娘想必也看到了剛才那吓人的場面，所以一看见鬼子軍官牽着狼犬向他走来，便吓得沒了主意。想跑又不敢跑，不跑又十分害怕，只是低下头来縮作一团。

鬼子軍官看見了这个姑娘，嘴里不禁高兴地喊着：“呵，哈，花姑娘！”于是便手舞足蹈地，向姑娘面前扑来。

“你，这个的！”鬼子軍官端詳着这个年轻姑娘，伸起了大姆指，笑着喊叫。

姑娘更害怕了，身子禁不住索索发抖。

鬼子軍官看見这情形，越发得意了。他向前跨了两步，伸手去摸姑娘的臉。姑娘吓的叫了一声，向身后的一株槐树旁退去。鬼子軍官總笑着，向她伸出了两只毛茸茸的手臂……

突然，槐树后闪出一个戴鋼草帽、穿白洋布衣服的人来。說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見他一个箭步跳到鬼子面前，双手早从腰中摸出两把烏光明亮的手枪来，右手那只枪向上一仰头，就听“叭”的一声，子彈从鬼子軍官的額下进去，从頂門飞出，鬼子的脑袋开了花，扑通一声栽到地下。

那头狼犬，一見主人倒下去了，狂叫一声，張开血盆大口，露出两排劍般利牙，向那人扑去。只見那人好象早有准备似的，不慌不忙，抬起右腿来虛擋一擋，左手一伸，“噹”